

墨相

首届北方书道论谭 对话 现场 文论

主编 刘玉龙



中国文史出版社

曹翔\现在的文人未必会与毛老子，丢掉原来的内涵了。有人提倡回归传统，提倡学国学，这是对的，因为缺，所以需要学。但是，学就能学来吗？

李心沫\我不认为书法已经死亡了，我觉得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个体的创造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环境非常腐朽。文革之后，古典文化的传统整个就给断掉了，书法艺术这种人文精神的脉络也已经断掉了。

墨相

北方书道论谭 对话 现场 文论

刘玉龙\主编

刘正成\刘正成当时讨论谈到的两个问题，就是程序正义和现实正义的问题。程序正义就是我这个规则没问题，但我按照这个规则办，选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整个的程序没有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展览体制，这两个都达不到。

刘正成：像我们现在书法比赛，对作者只是有工艺、技术性要求，临《兰亭序》、“二王”要临得像，这和甘肃区的妇女剪窗花、农民画、手擀面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打着文化旗号，写的是汉字，内容也不是他创作的，而是唐诗宋词，他就离开了文化精英的位置，所以就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了。

聂成文\自古以来，真正文人，写字的都是有钱的多。没钱怎么归隐啊？

可应辉\在汉末到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走向了自觉，但是自觉了之后也没有完全独立，因为它始终跟毛笔、汉字的实用性和书写是纠缠在一起的。

翟卫民\书法之乡就是一个政府的形象工程而已。

李济民：书法之乡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与现实状态严重脱节，现实不是这么回事，它的评价标准非要把它弄成这么回事，这个评价的操作体系不够科学。

邵岩\这是一个埋没人才的时代，2000年以后，我所有的书法期刊都不订了，中书协的展览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不是站在艺术界了，给钱就评一下，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吴悦石\我们的传统这几千年为很有生命力，就是它不断前进、发展、创新，但传统内在的因素永远不变。这就是中国文化。

邱振中\那些年大家把有文字没文字的都叫现代书法，我觉得在严格的学术上来看，是不能叫现代书法的。这几年都不这样叫了。

刘墨\文人追求一种出路，这种出路不是笔墨的出路，笔墨只是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寻找一种生命与情感的出路，在笔墨里寄托情感，领悟生命的痕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相 / 刘玉龙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34-5281-9

I. ①墨… II. ①刘… III. ①汉字 - 书法理论 - 文集

IV. ①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9337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哈尔滨经典印务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读懂书法，从文本开始（序1）

世界是可知的，艺术是可知的吗？

不知何时，用于解读书法艺术的文章变得越来越不可知。

原因之一是书法的角色在不断变化，从商周的巫师记事，到晋唐的仕族雅玩，从两宋的文人澄怀，到明清的狂狷遣性，直至今天的意识形态符号……不同的处境产生了不同的角色，不同角色升成了不同的认识。这就使阐释复杂化。今天的学人、书家通古今、晓西学，使用的概念、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原因之二是艺术本是不可测量的，对艺术的解释有别于科学求证的严格、精准，它伴随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常常掺杂着解释者的学识、脾气、好恶、地位、声名、权力……

我们既不能制定整齐划一的标准，又不能陷入见仁见智的不可知论。读懂书法，需要感性和理性间的认知能力。它既需要康德所谓的知性思维，也需要古贤所言的诗性智慧。我们期待接近真相的解释，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

当今书学，早已告别了简单的技法、功用、书体的论述。我们创建了所谓的学科、主义、流派，但我们同时也发明了教授造假、名家卖文、评奖黑幕……书坛因商业化教学和出版行为，迅速打造出各种概念和学说。撰文时喜欢宏大、庄严、高深，用非常严谨的空话来预言一个个完美的假定，而闲谈中，津津乐道的是手腕、人脉、奖项、职称、职务、核心期刊和后宫成功学。

在这场无底线的竞争中，文人缺少了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于是乎南郭先生呼风唤雨，潜心学问之人往往被边缘、被低调。

环境越来越让人相信，“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我们不能在无可奈何中融合，更无法完成力不从心的整合。我们可以困惑，但不能盲从；可以浅陋，但不能愚顽；可以避让，但不能世故。

我们需要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

通过教化与启迪，把无知变成睿智。

我们不再局限于业内规则式的自言自语。要把有意味的思辨转化成可读性文本，让真实的声音在阳光下汇聚。

我们呼唤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让思想的光芒在我们心底重生，肆意照射。

书法是艺术，我们有责任对艺术做出解读。古今书法若不借助诗文的阐释与升华，就无法让赏者获得丰富的认识。色声光影时代，当笔墨的力量不足以征服躁动与矫情，我们必须求助文本。让书法与文章互释互训、融汇贯通。

书法是文化。关于书法的思考，不仅仅升成于少数业内人士的头脑中，也存活于每个敏感的灵魂里。只有尊重自己的头脑，才能激活我们的创造力。在集体失语乃至集体无意识的环境里，真实竟然等同于深刻。只要直面艺术，说出真相，就可以在荒寂寥落的文化旷野中听到回音！

读懂书法，从文本开始。

智慧的阅读会让我们告别随声附和、人云亦云，重新认识一切理论与学说，为自己的思维找到一个新的坐标。

智慧的阅读还会让我们超越昨天、超越谬误、超越灌水、超越拍砖、超越权威、超越虚名……让书法艺术在一塌糊涂的泥潭里寻到源头活水。

刘玉龙 2013年10月

游走的动机——30余天的约见(序2)

远在北方的书法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总习惯抱着不同的目的去南方或北京拜师、进修、访贤，却忽视身边的名宿与大家。直到游寿、周齐、刘忠等人辞世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我们常常限入一种复杂的焦虑与纠结，究竟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水土不服，还是我们的艺术土壤不够厚重？

我们不想非议到京城和文化腹地访贤的意义，我们只是希望眷恋书法的人，能以平和的、艺术的姿态对待先贤与后隽，南方与北方，京城与地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应是我们书法人信奉的法则。

今天我们再一次把眼光瞄准了南方，我们不再局限于朝圣般的情怀，但我们依旧带着虔敬的态度，寻找一次次诚恳的对话。

无论在访谈之前还是访谈过程，我们都作了许多技术上的设计，但这些设计常常被一个又一个随机生发出的话题冲淡了。所以说，我们此番北京、沈阳、四川的访谈与对话，是一次妙趣横生的行动。

我们需要见谁？

需要谁的稿件？

谁能见我们？

见了人家说什么？

人家会和我们说什么？

我们如何联系人家……

这些问题也使得我们的行动充满了悬疑。

也许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迷茫，因为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许多重要的话题等待我们的发问，许多心有灵犀的感觉等待我们去触摸。

—— 编 者



参与访谈策划人员：车浩 周红路 李强 刘玉龙 刘朝伟 胡良伟

嘉宾

张一

胡传海

张培元

曾翔

邵岩

刘墨

李心沫

邱振中

丁剑

牛子

聂成文

郭强

何应辉

采访

对话

刘玉龙

胡良伟

周弘路

车浩

墨相 目录

对 话（北京 上海 沈阳 成都 哈尔滨）

- 张 一 书道,可道,非常道 \ 1
- 胡传海 把书法进行到底 \ 6
- 张培元 分享,是最迷人的文化力量 \ 8
- 曾 翔 中国书法的申遗与书坛众生相 \ 12
- 邵 岩 现代水墨探索——人与墨的狂欢 \ 18
- 刘 墨 书画文人与文人书画 \ 24
- 李心沫 艺术与艺术家的良心 \ 35
- 曲 卓 书法家的绘画情结与游牧状态 \ 47
- 吴悦石 当古典资源面对现代观念 \ 50
- 刘正成 书法家的知识分子情怀 \ 60
- 邱振中 在可能的世界里思考 \ 72
- 丁 剑 有正义感的媒体容易受关注 \ 79
- 牛 子 书法网络势力 \ 83
- 聂成文 当代书法展的由来 \ 86
- 郭 强 在资源与负担之间找感觉 \ 91
- 何应辉 书法的本体独立与艺术判断 \ 99

现 场 (北京 哈尔滨)

- 中国艺术研究院 —— 要把感情写出来 \ 108
中央美术学院 —— 书法的文化身份与艺术属性 \ 111
圆新说旧梦 察古匠时贤 —— 北方书道论谭现场 \ 130

文 论

- 沈 鹏 书法,在比较中索解 \ 143
刘一闻 赵孟頫与元代书法 \ 154
沃兴华 书法艺术创新之理论意义 \ 157
周祥林 回归书房 \ 161
柳田泰山 日本书法的思想背景 (松谷译) \ 166
曲新词 黑龙江书法的冰封地带和破冰之旅 \ 169
杜永刚 赵冷月的问题与文化境界 \ 176
汤忠辉 古玺印创作的用篆问题 \ 180
李敬东 论书写内容与精神的对接 \ 196
胡良伟 中国书画的异同及反思 \ 185
栾继生 周齐先生及其书法艺术简述 \ 189
清 平 梦余室呓语 \ 192

书道，可道，非常道

—— 张一与刘玉龙对话

地点：哈尔滨市书法家协会办公室

艺术创作与关于艺术的解说是两件事，即便言辞能更好地道出原创者的心境，也不能超越直面作品和创作行为的心理感受。能言述者，则非永恒之道，墨相与言辞可以互译，但不能代替。—— 编者

一、道与法

刘玉龙（以下简称刘）：我们研究这个论谭名称的时候，有人提出来，“书道”的提法是否合适。

张一（以下简称张）：书道有点借用日本人的习惯提法，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刘：对，主流媒体和工具书一般称“书法”，但也有提“书道”的。

张：中国人现在不讲道了，就讲具体招数，讲“法”。一个是仿效叫法，一个是具体实施方式叫法，再一个呢，具体规范叫法。这个“法”很模糊。

刘：“法”也是一种方法。

张：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法。

刘：那是不是法家的法呢？

张：法家的法，是仿效。仿祖上，仿祖先。把这个规范严肃化，带有惩戒手段的规范，就叫法。中国对法还有一个定义，法是阶级统治的手段，这里说的就是法律。如果谈书写的艺术，“法”不如“道”好，但是用“道”，有点伤民粹主义的自尊心。



刘：好的东西就应当学，日本文化受中国古代影响较深，日本的知识界，也特别认同和尊重历史。而现在，日本把中国文化保存下来之后对中国有反哺，却让一些人不自在，我觉得不应有这样的情绪。文化传播、融合应超越地域与民族，不应人为地限制。日本现代水墨、现代派、大字派不全是从中国古代吸收的，古代没有这样的东西，他把古代书法和西方现代绘画融合了。而且影响到中国当代书法。

张：对中国好的东西，日本人有时也说不清楚，他们把中国的精华拿去了，但中国的糟粕也被拿去不少，咱们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也经常出现偏差。咱们有个孔子，打倒了扶，扶起来又打，反复反复地打，用的时候立起来甚至立到广场上，到底孔子是怎么回事还弄不明白。

二、易经是什么？

刘：有本《易经》，虽然挺好，可有人总拿来算卦。

张：孔子最反对把它拿来算卦。可咱们现在都把它拿来算卦了、起名啊、看风水啊。

刘：《易经》八卦的卦跟现在理解的卦不一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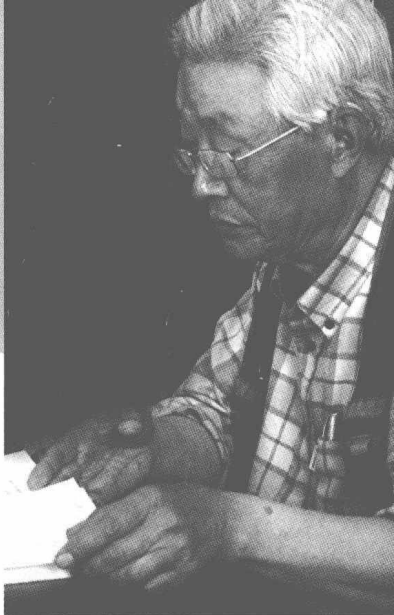
张：《易经》是人类最早认识世界的

一种方式。就是世界上的象太多，你怎么才能意识到，怎么能认识得全面，易经找事物最根本的，就是一阴一阳。这样一阴一阳，做两个符号。但是这么多事，就一阴一阳两个符号不够啊，解释不了，那把它再加一些，做一个细化，排列一下，把二变成三的全排列。这样一排列只能排出八组，这八组不是简单的八卦，是八种事物，八种最基本的事物，就像金木水火土似的。比如乾是天，是阳；坤是地，是阴，然后坎是水，离是火，天地水火。还有还有山、泽、风、雷，变八个了。这八个基本事物一交错，活动就非常复杂了。这一复杂之后怎么才能找到规律呢？再把它搞二的全排列，八、二的全排列就是六十四。它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寻求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手段。

刘：是一种认识的方法，从自然到社会。

张：对。排完六十四种之后，可能会想，这不对啊，还有的是呢，还有很多没完呢。所以到最后八卦叫什么？叫“未济”。这是什么意思呢？“济”是过河的意思，未济是还没过河呢，还需要后人的继续研究，卦里的词是后人加的，至于加的是是什么，那就很复杂了。他的民族被消灭了，有个别文化学者把它留下了，就

张一：原《小说林》杂志社主编，现为哈尔滨文艺评论学会顾问，知名学者，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现代小说技法》等专著。



想把这段历史塞到里面去。有的它可能加这个，加那个，加了很多，尽量还往卦辞上面靠。往阴阳矛盾关系、事物发展规律上面靠，这样那个卦辞就很难解释。《周易》是中国的第三易，不是最后的。那个“周”不是周朝的意思。是覆盖一切的意思，是周天，周延的意思。以前还有《连山易》等。在每一个国家掌握政权之后，都想把前段的文化消灭掉，不留痕迹。要想建立自己对“道”的理解。所以它把《连山易》的一部分都砍掉了，以这个易为主，学这个。像咱们也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本一样，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后来演绎成有些人拿它算卦，拿它骗人。

三、道家与道教

刘：就像老子，我去安徽看的老子庙，看到他们把老子当神来供着。发地有人还称老子是道教创始人。

张：老子算道家的一个创始人了。老子当年骑牛出函谷，被扣留下之后让他讲道。鲁迅写的不也挺有意思吗？讲完道了，背着点大饼，走道好吃。

刘：老子写的《道德经》不就在那儿写的吗？不写不让出去。

张：那是传说，是鲁迅编的。实际上

是另外一回事。

刘：道家信奉老子。

张：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不讲什么释迦牟尼下生的辉煌、莲花出来了、走七步指天指地的。道家一想，你佛家这么厉害，咱老子也不能不这样啊，就把老子编得也跟这差不多。

刘：那道家 and 道教不是一回事，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但道教不是。

张：对，这是两回事。老子写的《道德经》变成道教的最高经典，其实老子被神化了。

刘：其实老子跟道教没关系，老子并不知道有个道教。

张：他没创立道教。他只是阐述自己的思想。

刘：那咱们书法这个道，是不是从老子这里来的？

张：书道就是讲这个“道”，老子《道德经》第一句不是“道，可道，非常道”吗？就是“道”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用嘴把它说出来，“可道”。第二个“道”能够说出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恒久之道。

刘：恒久之道是说不出来的。



张：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感受不能定义。

刘：那他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老子这个人很有神秘感。

张：他跟现在人一样，不过不像现在风花雪月这么复杂。他也没看多少书，也没走太远的路，就在自己小圈子里观察一切，成天自己在家琢磨，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研究、思考。

刘：那是人直接面对自然的思考。

张：他就考虑我是什么，我和自然是什么关系，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什么关系，他就考虑这些。

刘：那时候人和自然关系太密切。不像现在，总横向地介入其他的东西。

张：现在有很多东西，就是人自己把它歪曲了。咱们讲“人定胜天”，这个“定”就理解错了，就是人一定能够胜天。这个“定”不是一定。而是有和谐的意思。就是人和人完全和谐以后，胜过对天的信仰、崇拜。

刘：按这个解释，这句话也没什么错。

张：就是人一定能够胜天，这个天就是自然了，说你能够战胜自然就错了。

刘：“文化大革命”给曲解了。

张：以前就有，以前就理解错了。中国有很多词都拧歪了。

四、书法与书道

刘：书道在汉代有些书论，在总结书法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唐虞世南《笔髓论》所言：“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

张：这个东西，现代被日本广泛使用。日本叫“道”，叫得挺好。你不用人家用。

刘：唐以前的人不讲书法，古代叫“书”、六艺之一。讲书道，讲笔

势、笔意。

张：在四书五经里，就叫“书经”。“经”是对着“纬”来说的，经纬嘛。有了经度之后，这个纬度才能和它形成一个整体。以经为主，纬为辅。有了《易经》以后，汉代出现了很多纬书，是专门解释经的。纬书多半都是预测的，后来都变成算卦的了。拿出《易经》中的一句话，能解出好几十万字。这个书传下来的还很少。

刘：那咱们这个论谭叫“书道”行不行？我看也行。

张：咱们这个论坛叫书道，就是追问书法到底是指什么。

刘：其实书法是线条表现的艺术，抒发情感的艺术。

张：就是拿着毛笔，蘸着墨汁，来完成对汉字的书写。书写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叫法。

刘：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书法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观念，不写汉字，或者是把几个没什么关联的字写出来，就是为表达一下我这个笔墨线条，而不是用来表达汉字这个意思的。

张：他不是去追求语言内涵，而是追求形式外在的感受。文字、线条符号化了，有点像朦胧诗、印象派。

刘：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书法是这种线条的味道，而不光是文学内容的书写。

张：线条化之后，就和画更密切了。但是它形象本身就不是具体事物。北方书道很好。如果叫书法可能稍显狭窄点。

刘：有人对这个“谭”印象很好。这个“谭”告别了那个“坛”。

张：“坛”是祭神用的。

刘：“论坛”是很宏大的事情。

张：论坛的“坛”有个层次化，坛一般都高于地面，需要登上去，就像讲坛，是有一定高度的。神坛、祭坛等。

刘：这个“谭”强调平等。

张：“谭”就是言论，还不同于那个“谈”。“谈”就是有时候无边无际。“谭”就是文化一点儿。

刘：书道与书法之别，还在书法一般是表述创作行为，书道多指思考状态。思维方式还真得冲破他那种固有的、很保守的东西。

张：因为书道本身是汉字，汉语词汇日本人可用，咱们也可用。你像韩国叫书艺，那艺也不行吗？艺不也是从咱们这边拿过去的吗？所以咱们这三个都可以用。

刘：日本也用书法。但是日本的机构、正式公文都称书道。我看咱们也没必要顾忌官方怎么提，艺术语言应提倡有个性的表达。

张：许多跟主流不一致的东西，却是合理的。

（录音整理 / 韩笑玮）

把书法进行到底

——周弘路访《书法》杂志社

执行主编胡传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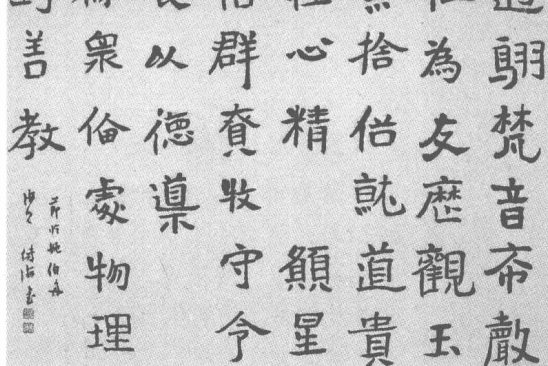
周：请您谈一下书法体制对书法发展的影响，书法家协会这个机构的利弊，它给书法界带来的是希望还是无奈？

胡：自“文革”以后，各级书法家协会尤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很大程度上振兴和提升了书法艺术，培养了众多的书法爱好者，造就了一批书法名家。先后出现了群众性、浅层次、大众化及较深层次的多种展览方式。与此同时，30年的书法发展确立了理论研究及创作规范，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书法体制，我们不能漠视书法体制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的发展大约经历启蒙阶段、刘正成的泡沫化阶段及当今追名逐利的阶段。各种展览尤其是书协的换届，成为了利益争夺的焦点，书协的弱点暴露，“瓶颈效应凸显”。由于当今的书法家过分注重名利，也就是对书法附加值的过分追求，于是不择手段地去争取在各种大展中参展或获奖，出现了一个作者在一届国展中投稿60甚至70件的情况！出现了为争取在书协中任职，在换届中展开“肉搏”的现象！书法的发展次第呈现启蒙、热情、泡沫、理性、残酷的特征，书法的体制明显具有“双刃剑”的效应，如今，书法国有化体制优势和弊端日益显现和清晰。解放前，优秀作品靠名家推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多提倡书家的民间化、个体化经营，应该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让我们感到既无聊又无奈的是，在书协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事问题，而不是书法艺术问题，这实际上是书法发展的异化。值



周弘路与胡传海在《书法》杂志社



胡传海，1956年7月5日生于上海，浙江宁波人。
上海《书法》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

得借鉴的是以吴昌硕为核心的书法艺术社团，应学习他们那种把书法进行到底的精神。

周：当代能称作书法家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古代的书法家往往都是学者、专家及有闲阶层，他们一般都有较好的文字学、考据学功底及较深的诗词修养。他们是用笔墨流露自家的胸襟，其神采自然可观可叹，从而让观者动情不已。而当代大多数的书法家知识结构扁平化，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与书法家应具有的知识底蕴关系不大，因此，书法家大多处于不太专业的状态之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像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随便写一封信都是一种文化的体现，而我们很多书法名家的作品往往多是娴熟的技巧加上精美的设计，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背后体现的却是文化的贫乏，这也许是当今这个浮躁时代难免的文化尴尬。书法的发展大潮个人无法改变，我们应当重视书法对现代设计的有益启示，但更应追求书法本身的文化价值。不断提升线条的品质，在枯湿浓淡、方圆刚柔的线条时空中去实现书家的文化寄寓。

周：当代书法创作存在的问题是什

么？

胡：国脉乃是中国书法的根，应该去探索中国书法的多元化发展之路，各级书协应与各种民间团体共同发展。同时书法的发展应注意向设计转型，家居、服装甚至碗筷，总之，生活的各种场域都应当打上书法的审美痕迹。书法家应不断提升艺术品位，审美追求应是艺术人生的目的而不应把书法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

作为书法家的个体应深知书法乃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沃土的一朵奇葩，没有传统文化的不断滋养，其花朵不可能绚烂芬芳。书家应多读书，了解并掌握与书法有关的知识形态，在文字学、考据学及诗词等方面下苦功，不应满足于做一个冠以书法家头衔的“写字匠”。同时书协和各级艺术团体应注重为信息的交流提供有效的平台，注重服务的功能而不是成为一个名利场。应把书法家还原为具有高度艺术敏感的文化人和学者，而不是挂有诸多“假、大、空”头衔的拼命参与名利“肉搏”的书法过客。应鼓励更多的书法家走出书写的体制，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根据周弘路笔记）



张培元，1963年出生。1983

年从游郑春松，后师潘主兰。1987年，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成绩优异，因已婚未能入学。旋获梁披云举荐，于同年10月10日为国立华侨大学录取。1992年入职福建省新闻出版局。2002年在梁披云支持下，创立汉字书法篆刻研究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

张培元是梁披云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人，任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汉字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始主席。

分享，是最迷人的文化力量

——刘玉龙访香港《书谱》杂志社社长 张培元

刘玉龙：当代中国第一本书法刊物就是《书谱》。70年代末，中国书法由原来的不自觉进化为自觉。但是这种自觉是从香港书学界的影响开始的。虽然大陆这边是文化的重心，却没能首先创办一种书法期刊。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张：有人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这话大家虽然也都很认可。但也不能说香港的文艺没有空间。香港在经济、商业发展的背后，也有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对文化都很重视。

刘：有人说现代文明发展起来以后，传统文化就会萎缩，我认为这是比较片面的看法。日本的现代文明建设要比中国早得多，但是日本还没有抛弃传统书法与绘画，他们的店铺和一些出版物，很重视传统文化的符号。中国的书法艺术其实也并没有因现代文明的介入而萎缩，反倒出现了比较兴盛的局面。

张：它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兴盛，这句话说得很好。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怎么可能消失呢。不管何种外力摧残，我相信，它的生命力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不以任何的团体或者国家意志为转移。香港也有人在研究中国文化。